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五十九至六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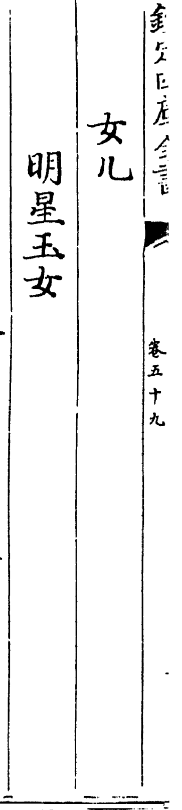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姜令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五十九

女仙四

明星玉女　昌容　園客妻
太玄女　西河少女　梁玉清
江妃　毛女　秦宮人
鉤翼夫人　南陽公主　程偉妻
梁母　董永妻　酒母



女儿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遠皆見玉女祠前有五石臼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緑澄澈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内有玉石馬一匹焉出集仙録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食蓬虆根二百餘年顔

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與染工得錢以與貧病者往來城市世世見之遠近之人奉事者千餘家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中不見其影或云昌容能鍊形者也忽冲天而去出女仙傳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人也美姿貌而良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娶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忽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華蠶

焉至蠶出時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蠶壯得繭百三十枚繭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出女仙傳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子皆曰不壽惻然以為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生況聞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以延生也遂行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王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雪寒時單衣冰上而

顏色不變身體温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宅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即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鑰者指之即開指山山摧指樹樹折更指之即復如故將弟子行山間日暮以杖叩石即開門戶入其中屋宇床褥幃帳廩供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張天嘘之即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為小兒或為車馬無所不為行三十六術甚效起死廻

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顔色益少鬢髮如鴉忽白日昇天而去出女仙傳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食時還鄉里省親族一百餘年容狀益少入人家即知其家先世已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將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少多病與之藥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嬰兒漢遣使行經西

河於城東見一女子笞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中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妾令服藥不肯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恚之故因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云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一矣此女亦入華山而去出女仙傳

梁玉清

東方朔内傳云秦幷六國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

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焉太白歸位衛承莊逃焉梁玉清有子名休玉清謫於北斗下常舂其子乃配於河伯驂乘行雨子休每至少仙洞恥其母淫奔之所輒廻馭故此地常少雨焉出獨異志

江妃

鄭交甫常遊漢江見二女皆麗服華裝佩兩明珠大如雞卵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

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答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橙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搴之知吾為不遜也願請子佩二女曰橘是橙也盛之以莒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旁捲其芝而茹之手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而去行數十步視懷空無珠二女忽不見詩云漢有遊女不可求思言其以禮自防人莫敢犯況神仙之變化

乎出列仙傳

毛女

毛氏字玉姜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宫人也秦亡流亡入山道士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此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出列仙傳

秦宫人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欲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追及於

是乃客伺其所在合圍而得之問之言我本秦之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飡當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澁後稍便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時一百許歲獵人將歸以穀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一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也出抱朴子

鈎翼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淨病卧六年右手拳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即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為弋出列仙傳

南陽公主

漢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空虛崇

尚至道每追文景之為理世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囂競必可延生若碌碌隨時進退恐不可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曰覘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苦切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絶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溯洄追望漠然無跡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為石因謂為公主峰

潘安仁為記行於世出集仙録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通神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不備甚以為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耶即致兩疋縑忽然自至偉亦好黄白之術煉時即不成妻乃出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矣偉欲從之受方終不能得云偉骨相不應得逼之不已妻遂蹷然而死尸解而去出集仙録

梁母

梁母者盱眙人也寡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自家衣食之外所得施諸貧寒常有少年住經日舉動異常臨去曰我東海小童也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行見一童呼為徐道士前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止又見二童子年並十二三許齊着

黄衣絳褁頭上髻容服端整世所無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曰我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太山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崗崄巇隂津驛有限日程三千三子侍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烟三清此三子見送到玄都國汝為我謝東方諸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憂危舉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逝極目乃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梁母度世日相見也出集仙録

董永妻

董永父亡無以塟乃自賣為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遣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其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為子妻遂與之俱主謂永曰以錢丐君矣永曰蒙君之恩父喪收藏永雖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報厚德主曰婦人何能永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為我織縑百疋於是永妻為主人家織十日而百疋具焉出搜神記

酒母

酒母閼下酒婦遇師呼于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年五十餘云已數百歲酒婦異之每加禮敬忽來謂婦曰急裝束與汝共應中陵王去是夜果有異人來持二茅狗一與于老一與酒婦俱令騎之乃龍也相隨上華陰山上常大呼云于老酒母在此出女仙傳

女几

女几者陳市上酒婦也作酒常美仙人過其家飲酒即以素書五卷質酒錢几開視之乃仙方養性長生之術

也儿私竊其要訣依而修之三年顏色更少如二十許人數歲賫酒仙人復來笑謂之曰盜道無師有翅不飛女儿隨仙人去居山歷年人常見之其後不知所適今所居即女儿山也出女仙傳

太平廣記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十

女仙五

麻姑　玄俗妻　陽都女
孫夫人　樊夫人　東陵聖母
郝姑　張玉蘭

麻姑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於蔡經家將至一時

頃聞金鼔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逺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劍少鬚黄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乆之即令人相訪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報姑余乆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

聞其語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叙修
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受命當按行蓬
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還便親覲願未即去如此兩時
間麻姑至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於
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
於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
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
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於内外擘

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自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為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方平語經家人曰吾欲賜汝輩酒此酒乃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飲之

或能爛腸今當以水和之汝輩勿怪也乃以一升酒合水一斗攪之賜經家飲一升許良久酒盡方平語左右曰不足遠取也以千錢與餘杭姥相聞求其沽酒須臾信還得一油囊酒五斗許信傳餘杭姥答言恐地上酒不中尊飲耳又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思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經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

不可妄得也是日又以一符傳授蔡經鄰人陳尉能檄召鬼魔救人治疾蔡經亦得解蛻之道如蛻蟬耳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陳尉多是篆文或真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世寳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道從如初焉出神仙傳

玄俗妻

河間王女者玄俗妻也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

於都市七九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問其藥意答言王之所以病乃六世餘殃所致非王所招也王嘗放乳鹿即麟母也仁心感天固當遇我耳王家老舍人云嘗見父母說玄俗日中無影王召而視之果驗王女幼絕葷血清淨好道王以此女妻之居數年與女俱入常山時有見者出女仙傳

陽都女

陽都女陽都市酒家女也生有異相眉連耳細長衆以

為異疑其天人也時有黒山仙人犢子者鄴人也常居黒山採松子茯苓餌之已數百年莫知其姓名常乗犢時人號為犢子時壯時老時醜時美來往陽都酒家女悦之遂相奉侍一旦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返得桃甚多連葉甘美異於常桃邑人伺其去時旣出門二人共牽犢耳而走其速如飛人不能追如是且還復在市中數十年夫婦俱去後有見在潘山之下冬賣桃棗焉

出集仙録

孫夫人

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應時天師得黄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服之能分形散影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書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内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餘年既術用精妙遂入蜀遊諸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棲真江表道化甚行以漢桓帝永嘉元年乙

酉到蜀居陽平化煉金液還丹依太乙元君所授黄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化白日昇天位至上真東岳夫人子衡字靈真繼志修煉世號嗣師以靈帝光和二年歲在己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孫魯字公期世號嗣師當漢祚陵夷中土紛亂為梁益二州牧鎮南將軍理於漢中魏祖行靈帝之命就加爵秩旋以劉璋失蜀蜀先主舉兵公期託化歸真隱

影而去初夫人居化中遠近欽奉禮謁如市遂於山趾化一泉使禮奉之人以其水盥沐然後方詣道靜號曰解穢水至今在焉山有三重以象三境其前有白陽池即太上老君遊宴之所後有登真洞與青城峩眉青衣山西玄山洞府相通故為二十四化之首也出女仙傳

樊夫人

樊夫人者劉綱妻也綱仕為上虞令有道術能檄召鬼神禁制變化之事亦潛修密證人莫能知為理尚清靜

簡易而政令宣行民受其惠無水旱疫毒鷙暴之傷歲歲大豐暇日常與夫人較其術用俱坐堂上䌷作火燒客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即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鬬擊良久䌷所呪者不如數走出籬外䌷唾盤中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䌷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䌷禁之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即隨之夫人經前虎即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於床脚下䌷每共試術事事不勝將昇天縣廳側先有大皂莢

樹網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
同昇天而去後至唐貞元中湘潭有一媪不云姓字但
稱湘媪常居止人舍十有餘載矣常以丹篆文字救疾
于閭里莫不嚮應鄉人敬之為結構御名華屋數間而
奉媪媪曰不然但土木其宅是所願也媪鬓翠如雲肥
潔如雪策杖曳履日可數百里忽遇里人女名曰逍遙
年二八艷美攜筐採菊偶媪瞪視足不能移媪目之曰
汝乃愛我可同之所止否逍遙欣然擲筐斂袵稱弟子

從媪歸室父母奔追及以杖擊之叱而返舍逍遥操盍堅竊索自縊親黨敦喻其父母請縱之度不可制遂捨之復詣媪但篇壓易水焚香讀道經而已後月餘媪白鄉人曰某暫之羅浮扃其戶慎勿開也鄉人問逍遥何之曰前往如是三稔人但於戶外窺見小松迸笋而叢生堦砌及媪歸召鄉人同開鎖見逍遥慉坐于室貌若平日唯蒲履為竹稍串于楝宇間媪遂以杖叩地曰吾至汝可覺逍遥如寐醒方起將欲拜忽遺左足如肘于

地媪遽令無動拾足勘滕噀之以水乃如故鄉人大駭敬之如神相率數百里皆歸之媪貌甚閑暇不喜人之多相識忽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有心為我設船一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檝自駕而送之欲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沒于君山島上而碎載數十家近百餘人然不至損未有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遊于沙上數十人擱之撾殺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

雪圍繞島上人家莫能辨其城漸窄狹束島上人忙怖號叫囊橐皆為虀粉束其人為簇其廣不三數丈又不可攀援勢已緊急岳陽之人亦遥覩雪城莫能曉也時媼舟已至岸媼遂登島攘劍步罡噀水飛劍而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城遂崩乃一大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劍裂其胸遂救百餘人之性命不然頃刻即拘束為血肉矣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命拱之舟返湘潭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尒許時何處來甚

相慰悦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真君之妻樊夫人也後人方知媼即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潭後媼與逍遥一時返真出女仙傳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廣陵海陵人也適杜氏師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杜不信道常怒之聖母理疾救人或有所詣杜恚之愈甚訟之官云聖母姦妖不理家務官收聖母付獄頃之已從獄窻中飛去衆望見之轉高入雲

中留所着履一雙在窻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立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人有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即飛集盜物人之上路不拾遺歲月稍久亦不復尒至今海陵縣中不得為姦盜之事大者即風波沒溺虎狼殺之小者即復病也（出女仙傳）

郝姑

郝姑祠在莫州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傳云郝姑字女君本太原人後居此邑魏青龍年中與隣女十人於漚

湨洩水邊挑蔬忽有三青衣童子至女君前云東海公娶女君爲婦言訖數茵褥於水上行坐往來有若陸地其青衣童子便在侍側泝流而下隣女走告之家人往看莫能得也女君遥語云幸得爲水仙願勿憂怖仍言每至四月送刀魚爲信自古至今每年四月内多有刀魚上來鄉人每到四月祈禱州縣長吏若謁此祠先拜然後得入於祠前忽生青白石一所縱横可三尺餘高二尺餘有舊題云此是姑夫上馬石至今存焉出莫州圖經

張玉蘭

張玉蘭者天師之孫靈真之女也幼而潔素不茹葷血年十七歲夢赤光自天而下光中金字篆文繚繞數十尺隨光入其口中覺不自安因遂有孕母氏責之終不言所夢唯侍婢知之一旦謂侍婢曰吾不能忍恥而生死而剖腹以明我心其夕無疾而終侍婢以白其事母不欲違冀雪其疑忽有一物如蓮花自䦨其腹而出開其中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丈許幅六七寸文

明甚妙將非人功玉蘭死旬月常有異香乃傳寫其經而塟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天地晦瞑失經其玉蘭所在墳壙自開棺蓋飛在巨木之上視之空棺而已今墓在益州温江縣女郎觀是也三月九日是玉蘭飛昇之日至今鄉里常設齋祭之靈真即天師之子名衡號曰嗣師自漢靈帝光和二年巳未正月二十三日於陽平化白日昇天玉蘭産經得道當在靈真上昇之後三國紛競之時也出傳仙録

太平廣記卷六十

太平廣記卷六十一

女仙六

王妙想　成公智瓊　龐女
褒女　李真多　班孟
天台二女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黄庭觀邊之水傍

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於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邃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燭壇殿如十日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

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者且大道在于内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此蓋修之自已證仙成真非他人所能致也吾覩地司奏汝於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而無

棄物道之布惠周普念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是世人福果單微道氣浮淺不能精專於道既有所修又不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道之棄人也汝精誠一至將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誠不怠不退深可悲愍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此亦可以亘天地塞乾坤通九天貫萬物為行化之要修証之本不可譬諭而言也吾常銘之於心布之於物宏化濟俗不敢斯須輒有怠替至今禀奉

師匠終劫之寶也但世俗浮詐迷妄者多嗤譙光之人以為懦怯輕退身之道以為迂劣笑絶聖棄智之旨以為荒唐鄙絶仁棄義之詞以為勁捷此蓋迷俗之不知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已立澆競自祛此則裁制之義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機譎之智無所行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奈何世俗浮偽人奔奢巧帝王不得以靜理則萬緒交馳矣道化不得以坦

行則百家紛競矣故曰人之自迷其日固久若洗心潔已獨善其身能以至道為師資長生為歸趣亦難得其人也吾以汝修學勤篤暫來省視爾天骨宿禀復何疑乎汝必得之也吾昔于民間年尚冲幼忽感太上大道君降於曲室之中教以修身之道理國之要使吾瞑目安坐冉冉乘空至南方之國曰揚州上直牛斗下瞰淮澤入十龍之門泛昭回之河泝瓜之津得水源號方山四面各闊千里中有玉城瑶闕云九疑之山山有九峯

峯有一水九江分流其下以注六合周而復始泝上於此以灌天河故九水源出此山也上下流注周于四海使我導九州開八域而歸功此山山有三宮一名天帝宮二名紫微宮三名清源宮吾以歷數既往歸理此山上居紫微下鎮于此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愍劫歷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愈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

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勤久者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有餘多是初勤中惰前功併棄耳道豈負於人哉汝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嵌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虬猛獸螣蛇毒龍以為備衛一曰長安峰二曰萬年峰三曰宗正峰四曰大理峰

五曰天寳峰六曰廣得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宜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闕各為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水支流四海周灌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鷙玃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甞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為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

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黄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兹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出集仙錄

成公智瓊

魏濟北郡從事掾弦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夕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瓊早失父母上帝哀其孤苦令得下嫁超當其夢也精爽感

悟美其非常人之容覺而欽想如此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駕輜軿車從八婢服羅綺之衣姿顏容色狀若飛仙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車上有壺榼清白琉璃飲啗奇異饌具醴酒與超共飲食謂超曰我天上玉女見遣下嫁故來從君蓋宿時感運宜為夫婦不能有益亦不能為損然常可得駕輕車肥馬飲食常可得遠味異膳繒素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能為君生子亦無妬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義遂為夫婦贈詩一篇曰飄

飃浮勃逢敖曹雲石滋芝之英不須潤至德與時期神仙豈虛降應遲來相之納我榮五族逆我致禍災此其詩之大較其文二百餘言不能悉舉又著易七卷有卦有彖以彖為屬故其文言既有義理又可以占吉凶猶揚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經也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經七八年父母為超取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超見之他人不見也每超當有行求智瓊已嚴駕於門百里不移兩時千里不過半日超

後為濟北王門下掾文欽作亂魏明帝東征諸王見移于鄴宫官屬亦隨監國西從鄴下狹窄四吏共一小屋超獨臥智瓊常得往來同室之人頗疑非常智瓊止能隱其形不能藏其聲且芬香之氣達于室宇遂為伴吏所疑後超嘗使至京師空手入市智瓊給其五匣弱緋五端綢紵采色光澤非鄴市所有同房吏問意狀超性踈辭拙遂具言之吏以白監國委曲問之亦恐天下有此妖幻不咎責也後夕歸玉女已求去曰我神仙人也

雖與君交不顧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復與君通接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别豈不愴恨勢不得不爾各自努力矣呼侍御下酒嗢發篦取織成裙衫兩襠遺超又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零溜漓肅然升車去若飛流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積五年超奉郡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頭有一馬車似智瓊驅馳前至視之果是遂披帷相見悲喜交至授綏同乘至洛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但不日月

往來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月旦十五每來來輒經宿而去張茂先爲之賦神女其序曰世之言神仙者多矣然未之或驗如弦氏之歸則近信而有徵者甘露中河濟間往來京師者頗説其事聞之常以鬼魅之妖耳及遊東土論者洋洋異人同辭猶以流俗小人好傳浮僞之事直謂訛謠未遑考核會見濟北劉長史其人明察清信之士也親見義起受其所言讀其文章見其衣服贈遺之物自非義起凡下陋才所能

搆合也又推問左右知識之者云當神女之來咸聞香薰之氣言語之聲此即非義起淫惑夢想明矣又人見義起强甚雨行大澤中而不沾濡益怪之鬼魅之近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平安無恙而與神人飲燕寢處縱情無懲豈不異哉出集仙錄

麗女

麗女者幼而不食常慕清虛每云我當昇天不願任世父母以為戲言耳因行經東武山下忽見神仙飛空而

來自南向北將踰千里女即端立不敢前進仙人亦至山頂不散即便化出金城玉樓璚宮珠殿彌滿山頂有一人自山而下身光五色來至女前召女升宮闕之内衆仙羅列儀仗肅然謂曰汝有骨籙當為上真太上命我授汝以靈實赤書五篇真文按而行之飛昇有期矣昔阿丘曾皇妃皆奉行於此証位高真可不勤耶既受真文羣仙亦隱十年之後白日昇天其所遇天真處東武山者即今庚除化也其後道士張方亦居此山於石

室中棲止常有赤虎來往室外方不為懼亦得道昇天

麗女一本作逄字 出集仙録

褒女

褒女者漢中人也褒君之後因以為姓居漢沔二水之間幼而好道冲静無營既笄浣紗於澧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恚而疾臨終謂其母曰死後見葬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言訖而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駕牛其車自行踰沔漢二水横流而渡直上

瀘口平元山頂平元即瀘口化也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幢節導從見女昇天而去及視車中空棺而已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禱俱驗今瀘口山頂有雙轍跡猶存其後陳世安亦於此山得道白日昇天出集仙錄

李真多

李真多神仙李脫妹也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峰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焉

初以周穆王時來居廣漢棲玄山合九華丹成雲遊五岳十洞二百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道還歸此山鍊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又登龍橋峰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為三學山亦號為賢山蓋因八百為號丹成試之抹於崖石上頑石化玉光彩瑩潤試藥處于今尚在人或鑿崖取之即風雷為變真多隨凡修道居緜竹中今有真多古跡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

即古浮山化也亦如地肺得水而浮真多幼挺仙姿耽尚玄理八百授其朝元默真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耳神氣莊肅風骨英偉異於弱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化側有潭其水常赤乃古之神仙煉丹砂之泉浮山一名萬安山上有二師井飲之愈疾今以真多之名故為真多化也八百又於什邡仙居山三月八日白日昇天出集仙錄

班孟

班孟者不知何許人也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胸漸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以指刺地即成井可汲吹人屋上瓦瓦飛入人家閭桑果數千株孟皆拔取之成一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如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着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中（出神仙傳）

天台二女

劉晨阮肇入天台採藥遠不得返經十三日饑遥望山上有桃樹子熟遂躋險援葛至其下噉數枚饑止體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見蕪菁葉流下甚鮮妍復有一杯流下有胡麻飯焉乃相謂曰此近人矣遂渡山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色甚美見二人持盃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杯來劉阮驚二女遂忻然如舊相識曰來何晚耶因邀還家西壁東壁各有絳羅帳帳角懸鈴上有金銀

交錯各有數侍婢使令其饌有胡麻飯山羊脯牛肉甚美食畢行酒俄有羣女持桃子笑曰賀汝壻來酒酣作樂夜後各就一帳宿婉態殊絶至十日求還苦留半年氣候草木常是春時百鳥啼鳴更懷鄉歸思甚苦女遂相送指示還路鄉邑零落已十世矣出神仙記

太平廣記卷六十一

太平廣記卷六十二

女仙七

魯妙典　諶母　盱母
杜蘭香　白水素女　蔡女仙
蓬球　紫雲觀女道士
秦時婦人　何二娘

魯妙典

魯妙典者九嶷山女冠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常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況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没真性混於凡俗乎有麓牀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黄庭經謂曰黄庭經扶桑大帝君宫中金書誦詠萬遍者得為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經云詠之萬徧昇三天千災已消百病痊不憚虎狼之

凶殘亦已却老年永延居山獨處詠之一遍如與十人為侶輒無怖畏何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岩棲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

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麄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峰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常自然有水用之不竭又有大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並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跡各古鏡一面大三尺鐘一口形如偃月皆神人送來並妙典昇天所留之物今在無為觀出集仙錄

諶母

嬰母者姓諶氏字曰嬰不知何許人也西晉之時丹陽郡黄堂觀居焉潛修至道時人自童幼逮衰老見之顔狀無改衆號為嬰母因入吳市見一童子可年十四五前拜於母云合為母兒母曰年少自何而來拜吾為母既非其類不合大道童子乃去月餘又吳市逢有三歲孩子悲啼呼呌慘遇諶母執母衣裾曰我母何來母哀而收育之逾於所生既長明穎孝敬異於常人冠歲以

來風神挺邁所居常有異雲氣光景彷彿時說蓬萊閬苑之事母異之謂曰吾與汝暫此相因汝以何為號也子曰昔蒙天真盟授靈章錫以名品約為孝道明王今宜稱而呼之矣遂告母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臺踈絶異黨修閒丘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圃黍鑒前非無英公子黄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可致宴息以流霞之障睠眄乎文昌之臺得此道者九鳳齊唱天籍駭虛竦身御節入景浮空龍車虎旂遊遍八

方𡘾母宜寶之一旦孝道明王淇然隱去母客修道法積數十年人莫知也其後吳猛許遜自高陽南遊詣母請傳所得之道因盟而授之孝道之法遂行江表閒日每告二子曰世雲昔為遜師今玉皇玄譜之中猛為御史而遜為高明大使總領仙籍五品已遷又所主十二辰配十二國之分野遜領玄枵之野於辰為子猛統星紀之邦於辰為丑許當居吳之上以從仙階之等降也又數年有雲龍之駕千乘萬騎來迎諶母白日昇天令

洪州高安縣東四十里有黄堂靜壇即許君立祠朝拜聖母之所其昇天事迹在丹陽郡中後避唐宣宗廟諱鍾陵祠號爲諶母其孝道之法與靈寳小異豫章人世世行之出墉城集仙録

盱母

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而内修真要常云我千年之前曾居西山世累稍息當歸真於彼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而營侍甘旨未嘗有闕鄉

里推之西晉武帝時同郡吳猛許遜精修道感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静猛既去世遜即以寶符真籙拯俗救民遠近宗之遜仕闕州為記室後每朔望還家朝拜人或見其乘龍往來徑速如咫尺耳盱君淳篤忠厚遜委用之即與母結草於遜宅東北八十餘步旦夕侍奉謹愿恭肅未嘗有怠母常於山下採擷花果以奉許君君惜其誠志常欲拯度之元慶二年壬子八月十五日太上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瑕丘仲册命徵

拜許君為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昇天許謂道徵及母曰我承太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後隨仙舉期於巽日母子悲不自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君許之即賜靈藥服之躬稟真訣於是午時從許君昇天今壇井存焉鄉人不敢華繕蓋盱君母子儉約故也世號為盱母井焉出集仙錄

杜蘭香

杜蘭香者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

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攜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飛化之道碩亦得仙初降時留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焉又一夕命侍女賫黄麟羽帔絳履玄冠鶴氅之服丹玉珮揮劍以授於碩曰此上仙之

所服非洞天之所有也不知張碩仙官定何班品漁父亦老因益少往往不食亦學道江湖不知所之出集仙錄

白水素女

謝端晉安侯官人也少喪父母無有親屬為鄰人所養至年十七八恭謹自守不履非法始出作居未有妻鄉人共愍念之規為娶婦未得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捨晝夜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壺以為異物取以歸貯甕中畜之十數日端每早至野還見其戶中有飯

飲湯火如有人爲者端謂是鄰人爲之惠也數日如此
端便往謝鄰人鄰人皆曰吾初不爲是何見謝也端又
以爲鄰人不喻其意然數爾不止後更實問鄰人笑曰
卿以自取婦密着室中炊爨而言吾爲人炊耶端默然
心疑不知其故後方以雞初鳴出去平早潛歸於籬外
竊窺其家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便入門
徑造甕所視螺但見女仍到竈下問之曰新婦從何所
來而相爲炊女人惶惑欲還甕中不能得答曰我大漢

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權相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婦自當還去而卿無故竊相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當相委去雖爾後自當少差勤於田作漁採治生留此殻去以貯米糓常可不乏端請留終不肯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端為立神座時節祭祀居常饒足不致大富耳於是鄉人以女妻端端後仕至令長云今道中素女是也出搜神記

蔡女仙

蔡女仙者襄陽人也幼而巧慧善刺繡鄰里稱之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自當指點既而繡成五綵光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仙女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時降於襄陽南山林木之上時人名爲鳳林山後於其地置鳳林關南山側有鳳臺勑於其宅置静貞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晉時人也出仙傳拾遺

蓬球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至北山廓然宫殿盤欝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絶世共彈棊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為獨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俄然有一女乗鶴而至迎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即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

出門回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為墟矣出酉陽雜俎

紫雲觀女道士

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玉貞觀集于鍾樓人觀者如堵以聞于尹尹率略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笞之至十而乘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於是適之大駭方禮請奏聞勑召入内殿訪其故乃蒲州紫雲觀

女道士也辟穀久輕身因風遂飛至此玄宗大加敬畏錫金帛送還蒲州數年後又因大風遂飛去不返出紀聞

秦時婦人

唐開元中代州都督以五臺多客僧恐妖偽事起非有住持者悉逐之客僧懼逐多權竄山谷有法朗者深入鴈門山幽澗之中有石洞容人出入朗多賫乾糧欲住此山遂尋洞入數百步漸闊至平地涉流水渡一岸日月甚明更行二里至草屋中有婦人並衣草葉容色端

麗見僧懼愕問云汝乃何人僧曰我人也婦人笑云寧有人形骸如此僧曰我事佛佛須擯落形骸故爾因問佛是何者僧具言之相顧笑曰語甚有理復問宗旨如何僧爲講金剛經稱善數四僧因問此處是何世界婦人云我自秦人隨蒙恬築長城恬多使婦人我等不勝其弊逃竄至此初食草根得以不死此來亦不知年歲不復至人間遂留僧以草根哺之澁不可食僧住此四十餘日暫辭出人間求食及至代州備糧更去則迷不

知其所矣出廣異記

何二娘

廣州有何二娘者以織鞋子為業年二十與母居素不修仙術忽謂母曰住此悶意欲行遊後一日便飛去上羅浮山寺山僧問其來由答云願事和尚自爾恒留居止初不飲食每為寺衆採山果充齋亦不知其所取羅浮山北是循州去南海四百里循州山寺有楊梅樹大數十圍何氏每採其實及齋而返後循州山寺僧至羅

浮山說云其月日有仙女來採楊梅驗之果是何氏所採之日也由此遠近知其得仙後乃不復居寺或旬月則一來耳唐開元中勑令黄門使往廣州求何氏得之與使俱入京中途黄門使悦其色意欲挑之而未言忽云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言畢踊身而去不知所之其後絶跡不至入間矣出廣異記

太平廣記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六十三

女仙八

玉女　　邊洞玄　　崔書生

驪山姥　　黄觀福

玉女

唐開元中華山雲臺觀有婢玉女年四十五大疾徧身

潰爛臭穢觀中人懼其污染即共送于山澗幽僻之處

玉女痛楚呻吟忽有道士過前遂擲青草三四株其草如菜謂之曰勉食此不久當愈玉女即茹之自是疾漸痊不旬日復舊初忘飲食惟恣游覽但意中飄飄不喜人間及觀之前後左右亦不願過此觀中人謂其消散久矣亦無復有訪之者玉女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而已後於巖下忽逢前道士謂曰汝疾既痊不用更在人間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汝可掇之而食久久當自有益玉

女即依其教自後筋骸輕健翺翔自若雖屢為觀中人
逢見亦不知為玉女耳如此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
緑毛面如白花往往山中之人過之則叩頭遥禮而已
大歷中有書生班行達者性氣麤疏誹毁釋道為學於
觀西序而玉女日日往來石池因以為常行達伺候窺
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准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
其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搴取玉女遽在山巖
或棲樹杪既在採去則呼嘆而還明日行達復如此積

旬之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欻然遽捉其髮而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挐其膚體仍加逼迫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為行達所辱扃之一室翌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嫗尫瘵異常起止殊艱視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詰其事即共伺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觀中人固有聞知其故者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殁出集異記

邊洞玄

唐開元末冀州棗强縣女道士邊洞玄學道服餌四十年年八十四歲忽有老人持一器湯餅來詣洞玄曰吾是三山仙人以汝得道故來相取此湯餅是玉英之粉神仙所貴頃來得道者多服之爾但服無疑後七日必當羽化洞玄食畢老人曰吾今先行汝後來也言訖不見後日洞玄忽覺身輕齒髮盡換謂弟子曰上清見召不久當往顧念汝等能不悵悵善修吾道無為樂人間事為土棺散魂耳滿七日弟子等晨往問訊動止已見

紫雲昏凝徧滿庭户又聞空中有數人語乃不敢入悉止門外須臾門開洞玄乃乘紫雲竦身空中立去地百餘尺與諸弟子及法侶等辭訣時刺史源復與官吏百姓等數萬人皆遥瞻禮有頃日出紫氣化爲五色雲洞玄冉冉而上久之方滅出廣異記

崔書生

唐開元天寶中有崔書生於東州邏谷口居好植名花暮春之中英蕊芬鬱遠聞百步書生每初晨必盥漱看

之忽有一女自西乘馬而來青衣老少數人隨後女有殊色所乘駿馬極佳崔生未及細視則已過矣明日又過崔生乃於花下先致酒茗樽杓鋪陳茵席乃迎馬首拜曰某性好花木此園無非手植今正值香茂頗堪流眄女郎頻日而過計僕馭當疲敢具單醪以俟憩息女不顧而過其後青衣曰但具酒饌何憂不至女顧叱曰何故輕與人言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馬隨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馬拜請良久一老青衣謂女曰馬大疲暫歇無

奕因自控馬至當寢下老青衣謂崔生曰君既求婚予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載拜跪請青衣曰事亦必定後十五六日大是吉辰君於此時但具婚禮所要并於此備酒餚今小娘子阿姊在邏谷中有小疾故日往看省向某去後便當咨啓期到皆至此矣於是俱行崔生在後即依言營備吉日所要至期女及姊皆到其姊亦儀質極麗送留女歸於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納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啓以婢媵母見新婦之姿甚

美經月餘忽有人送食於女甘香殊異後崔生覺母慈顏衰悴因伏問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納新婦妖媚無雙吾於土塑圖畫之中未曾見此必是狐魅之輩傷害於汝故致吾憂崔生入室見女淚涕交下曰本侍箕箒望以終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輩明晨即别崔生亦揮涕不能言明日女車騎復至女乘一馬崔生亦乘一馬從送之入邏谷三十里山間有一川川中有異花珍果不可言紀館宇屋室侈於王者青衣

百許迎拜曰無行崔郎何必將來於是捧入留崔生於門外未幾一青衣女傳姊言曰崔郎遣行太夫人疑阻事宜便絶不合相見然小妹曾奉周旋亦當奉屈俄而召崔生入責誚再三詞辨清婉崔生但拜伏受譴而已後遂坐於中寢對食食訖命酒召女樂洽奏鏗鏘萬變樂闋其姊謂女曰須令崔郎却廻汝有何物贈送女遂袖中取白玉盒子遺崔生生亦留别於是各嗚咽而出門至邐迤谷口回望千巖萬壑無有逕路因慟哭歸家常

持玉盒子鬱鬱不樂忽有胡僧扣門求食曰君有至寳乞相示也崔生曰某貧士何有是請僧曰君豈不有異人奉贈乎貧道望氣知之崔生試出玉盒子示僧僧起請以百萬市之遂往崔生問僧曰女郎誰耶曰君所納妻西王母第三女玉巵娘子也姊亦負美名於仙都況復人間所惜君納之不得久遠若住得一年君舉家不死矣出玄怪錄

驪山姥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黄帝陰符本絹素書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謙之藏之名山用傳同好以糜爛筌抄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理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鬢髻當頂餘髮半垂弊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黄帝陰符秘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

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一千八十年少年從何而知筌稽首再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請問玄義使筌正立向明視之曰受此符者當須名列仙籍骨相應仙而後可以語至道之幽妙啓玄關之鎖鑰耳不然者反受其咎也少年顴骨貫於生門命輪齊於月角血脈未減心影不偏性賢而好法神勇而樂智真吾弟子也然四十五歲當有大厄因出丹書符一通貫於杖端令筌跪而吞之曰天地相保於是命坐為說陰符之義曰陰符

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至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昔雖有暴横黄帝舉賢用能誅彊伐叛以佐神農之理三年百戰而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之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命玄女教其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彊兵戰勝之

術皆出自天機合乎神智觀其精妙則黄庭八景不足以為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為文較其巧智則孫吴韓白不足以為奇一名黄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可妄傳九竅四肢不具慳貪愚痴驕奢淫佚者必不可使聞之凡傳同好當齋而傳之有本者為師受書者為弟子不得以富貴為重貧賤為輕違之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名山石巖中得加算本命日誦七徧益心機加年壽出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

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職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刼得不戒哉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袖中出一瓠令筌於谷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筌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絶粒求道注陰符述二十四機著太白陰經述中台志閫外春秋以行於

世仕爲荆南節度副使仙州刺史 出集仙錄

黄觀福

黄觀福者雅州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靜家貧無香以栢葉栢子焚之每凝然靜坐無所營爲經日不倦或食栢葉飲水自給不嗜五穀父母憐之率任其意既笄欲嫁之忽謂父母日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女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爲然隨往看之水果來洶涌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漉之得

一古木天尊像金彩已駁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便以木像置路上號泣而歸其母時來視之憶念不已忽有綵雲仙樂引衛甚多與女子三人下其庭中謂父母曰女本上清仙人也有小過謫在人間年限既畢復歸天上無至憂念也同來三人一是玉皇侍女一是天帝侍宸女一是上清侍書此去不復來矣今來此地疾疫死者甚多以金遺父母使移家益州以避凶歲即留金數餅昇天而去父母如其言移家蜀郡其歲疫毒黎雅

尤甚十喪三四即唐麟德年也今俗呼為黄冠佛盖以不識天尊道像仍是相傳語訛以黄襯福為黄冠佛也
出集仙録

太平廣記卷六十三

太平廣記卷六十四

女仙九

楊正見　董上仙　張連翹

張鎬妻　太陰夫人

楊正見

楊正見者眉州通義縣民楊寵女也幼而聰悟仁憫雅尚清虛既笄父母聘同郡王生王亦鉅富好賓客一旦

舅姑會親故市魚使正見為膾賓客博戲於廳中日昃而盤食未備正見憐魚之生盆中戲弄之竟不忍殺既晡矣舅姑促責食遲正見懼竄於隣里但行野徑中已數十里不覺疲倦見夾道花木異於人世至一山舍有女冠在焉具以其由白之女冠曰子有愍人好生之心可以教也因留止焉山舍在蒲江縣主簿化側其居無水常使正見汲澗泉女冠素不食為正見故時出山外求糧以贍之如此數年正見恭慎勤恪執弟子之禮未

嘗虧怠忽于汲泉之所有一小兒潔白可愛纔及年餘見人喜且笑正見抱而撫憐之以為常矣由此汲水歸遲者數四女冠疑怪而問之正見以事白女冠曰若復見必抱兒徑來吾欲一見耳自是月餘正見汲泉此兒復出因抱之而歸漸近家兒已殭矣視之尤如草樹之根重數斤女冠見而識之乃茯苓也命潔甑以蒸之會山中糧盡女冠出山求糧給正見一日食柴三小束諭之曰甑中之物但盡此三束柴止火可也勿輒視之女

冠出山期一夕而回此夕大風雨山水溢道阻十日不歸正見食盡飢甚聞甑中物香因竊食之數日俱盡女冠方歸聞之歎曰神仙固當有定分向不遇雨水壞道汝豈得盡食靈藥乎吾師嘗云此山有人形茯苓得食之者白日昇天吾伺之二十年矣汝今遇而食之真得道者也自此正見容狀益異光彩射人常有衆仙降其室與之論真宫天府之事歲餘白日昇天即開元二十一年壬申十一月三日也常謂其師曰得食靈藥即日

便合登仙所以遲廻者幼年之時見父母揀税錢輸官有明淨圓好者竊藏二錢玩之以此爲隱藏官錢過罰居人間更一年耳其昇天處即今卭州蒲江縣主簿化也有汲水之處存焉昔廣漢主簿王興上昇於此出集仙錄

董上仙

董上仙遂州方義女也年十七神姿艷冶寡於飲膳好靜守和不離於世鄉里以其容德皆謂之上仙之人故號曰上仙忽一旦紫雲垂布并天樂下於其庭青童子

二人引之昇天父母素愚號哭呼之不已去地數十丈復下還家紫雲青童旋不復見居數月又昇天如初父母又號泣良久復下唐開元中天子好尚神仙聞其事詔使徵入長安月餘乞還鄉里許之中使送還家百餘日復昇天父母又哭之因蛻其皮於地乃飛去皮如其形衣結不解若蟬蛻耳遂漆而留之詔置上仙唐興兩觀於其居處今在州北十餘里涪江之濱焉出集仙録

張連翹

黄梅縣女道士張連翹者年八九歲常持瓶汲水忽見井中有蓮花如小盤漸漸出井口往取便縮不取又出如是數四遂入井家人怪久不回往視見連翹立井水上及出忽得笑疾問其故云有人自後以手觸其腋癢不可忍父母以為鬼魅所加中夜潛移之舅族方不笑頃之又還其家云飢求食日食數斗米飯雖夜置葅餚於臥所覺即食之如是六七日乃聞食臭自爾不復食歲時或進三四顆棗父母因命出家為道士年十八晝

日於觀中獨坐見天上墮兩錢連翹起就拾之隣家婦人乃推籬倒亦爭拾連翹以身據錢上又與黄藥三丸遽起取之婦人擘手奪一丸去因吞二丸俄而皆死連翹頃之醒便覺力强神清倍於常日其婦人吞一丸經日方蘇飲食如故天寳末連翹在觀忽悲思父母如有所適之意百姓邑官皆見五色雲擁一寳輿自天而下人謂連翹已去爭來看視連翹初無所覺雲亦消散論者云人衆故不去連翹至今猶在兩脇相合形體枯悴

而無所食矣出廣異記

張鎬妻

張鎬南陽人也少爲業勤苦隱王房山未嘗𨈆巷山下有酒家鎬執卷詣之飲二三杯而歸一日見美婦人在酒家揖之與語命以同飲欣然無拒色詞旨明辯容狀佳麗既晚告去鎬深念之通夕不寐未明復往伺之已在酒家矣復召與飲微詞調之婦人曰君非常人願有所託能終身即所願也鎬許諾與之歸山居十年而鎬

勤於墳典意漸疎薄時或忿恚婦人曰君情若此我不可久住但得鯉魚脂一斗合藥即足矣鎬未測所用力求以授之婦以鯉魚脂投井中身亦隨下須臾乘一鯉自井躍出凌空欲去謂鎬曰吾比待子立功立事同昇太清今既如斯固子之薄福也他日守位不終悔亦何及鎬拜謝悔過於是乘魚昇天而去鎬後出山歷官位至宰輔為河南都統常心念不終之言每自咎責後貶辰州司戶復徵用巷時年方六十每話於賓友終身為

恨矣出神仙感遇傳

太陰夫人

盧杞少時窮居東都於廢宅内賃舍鄰有麻氏嫗孤獨杞遇暴疾臥月餘麻婆來作羹粥疾愈後晚從外歸見金犢車子在麻婆門外盧公驚異窺之見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明日潛訪麻婆麻婆曰莫要作婚姻否試與商量杞曰某貧賤焉敢輒有此意麻曰亦何妨既夜麻婆曰事諧矣請齋三日會於城東廢觀既至見古木荒

草久無人居遂巡雷電風雨暴起化出樓臺金殿玉帳景物華麗有輜軿降空即前時女子也與杷相見曰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間自求匹偶耳君有仙相故遣麻婆傳意更七日清齋當再奉見女子呼麻婆付兩丸藥須臾雷電黑雲女子已不見古木荒草如舊麻婆與杷歸清齋七日斸地種藥纔種已蔓生未頃刻二葫蘆生於蔓上漸大如兩斛甕麻婆以刀剖其中麻婆與杷各處其一仍令具油衣三領風雷忽起騰上碧霄滿耳

只聞波濤之聲久之覺寒令着油衫如在氷雪中復令着至三重甚煖麻婆曰去洛已八萬里良久葫蘆止息遂見宮闕樓臺皆以水晶為墻垣被甲仗戈者數百人麻婆引杞入見紫殿從女百人命杞坐具酒饌麻婆屏立於諸衛下女子謂杞君合得三事任取一事當留此宮壽與天畢次為地仙常居人間時得至此下為中國宰相杞曰在此處實為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為太陰夫人仙格已高足下便是白日昇天然須定不

得改移以致相累也乃賫青紙為表當庭拜奏曰須啓上帝少頃聞東北間聲云上帝使至太陰夫人與諸仙趨降俄有幢節香幡引朱衣少年立階下朱衣宣帝命曰盧杞得太陰夫人狀云欲住水晶宫如何杞無言夫人但令疾應又無言夫人及左右大懼馳入取鮫綃五匹以賂使者欲其稍緩食頃間又問盧杞欲水晶宫住作地仙及人間宰相此度須决杞大呼曰人間宰相朱衣趨去太陰夫人失色曰此麻婆之過速領回推入葫

蘆又聞風水之聲却至故居塵榻宛然時已夜半葫蘆與麻婆並不見矣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六十四

太平廣記卷六十五

女仙十

姚氏三子　趙旭　虞鄉女子

蕭氏乳母

姚氏三子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姓年皆及壯而頑駑不肖姚之子稍長於二生姚

惜其不學日以誚責而怠遊不悛遂於㒒山之陽結茅以居之冀絶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將遣之日姚諴之曰每季一試汝之所能學有不進必檟楚及汝汝其勉焉及到山中二子曽不開卷但樸斵塗塈為務居數月其長謂二人曰試期至矣汝曹都不省書吾為汝懼二子曽不介意其長攻書甚勤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覺所衣之裘後裾為物所牽襟領漸下亦不之異徐引而襲焉俄而復爾如是數四遂廻

視之見一小豚籍褻而伏色甚潔白光潤如玉因以壓書界方擊之豚聲駭而走遽呼二子秉燭索于堂中牖戶甚密周視無隙而莫知豚所往明日有蒼頭騎扣門搢笏而入謂三人曰夫人問訊昨夜小兒無知誤入君衣裾殊以爲慙然君擊之過傷今則平矣君勿爲慮三人俱遜詞謝之相視莫測其故少頃向來騎僮復至兼抱持所傷之兒并乳褓數人衣襦皆綺紈精麗非尋常所見復傳夫人語云小兒無恙故以相示逼而覾之自

眉至鼻端如丹縷焉則界方稜所擊之迹也三子愈恐使者及乳褓皆甘言慰安之又云少頃夫人自來言訖而去三子悉欲潛去避之惶惑未決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壁車青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門下車則夫人也三子趨出拜夫人微笑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為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

子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因留不去為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於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人引三女昇堂又延三子就座酒餚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殊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

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也但百日不泄於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俛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為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孔子具冠劒而至夫人臨階宣父拜謁甚恭夫人端立徹勞問之謂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既而宣父謝去夫人又命周尚父示以玄女符玉璜秘訣三子又得之無遺復坐與言則皆文武全才學究天

人之際矣三子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恐將相之具矣其後姚使家僮饋糧至則大駭而走姚問其故具對以屋宇帷帳之盛人物艷麗之多姚驚謂所親曰是必山鬼所魅也促召三子三子將行夫人戒之曰慎勿泄露縱加楚撻亦勿言之三子至姚亦訝其神氣秀發占對閒雅姚曰三子驟爾皆有鬼物憑焉苦問其故不言遂鞭之數十不勝其痛具道本末姚乃幽之別所姚素館一碩儒因召而與語儒者驚曰大異大異君何

用責三子乎向使三子不泄其事則必為公相貴極人臣令泄之其命也夫姚問其故而云吾見織女婺女須女星皆無光是三女星降下人間將福三子今泄天機三子免禍幸矣其夜儒者引姚視三星星無光姚乃釋三子遣之歸山至則三女邈然如不相識夫人讓之曰子不用吾言既泄天機當於此訣因以湯飯三子既飲則昏頑如舊一無所知儒謂姚曰三女星猶在人間亦不遠此地分密謂所親言其處或云河東張嘉貞家其

後將相三代矣出神仙感遇傳

趙旭

天水趙旭少孤介好學有姿貌善清言習黄老之道家于廣陵嘗獨葺幽居唯二奴侍側嘗夢一女子衣青衣挑笑牖間及覺而異之因祝曰是何靈異願覩仙姿幸賜神契夜半忽聞窻外切切笑聲旭知其神復祝之乃言曰吾上界仙女也聞君累德清素幸因寤寐願託清風旭驚喜整衣而起曰襄王巫山之夢洞簫秦女之契

乃令知之靈鑒忽臨忻歡交集乃廻燈拂席以延之忽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衣六銖霧綃之衣躡五色連文之履開簾而入旭載拜女笑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懷阻曠位居末品時有世念帝罰我人間隨所感配以君氣質虛爽體洞玄默幸託清音願諧神韻旭曰蜉蝣之資假息刻漏不意高真俯垂濟度豈敢妄興俗懷女乃笑曰君宿世有道骨法應仙然已名在金格相當與吹洞簫於紅樓之上撫雲璈于

碧落之中乃延坐話玉皇内景之事夜鼓乃令施寢具旭貧無可施女笑曰無煩仙郎乃命備寢内須臾霧暗食頃方收其室中施設珍奇非所知也遂擕手于内其瓌姿發越希世罕傳夜深忽聞外一女呼青夫人旭駭以問之答曰同宫女子相尋爾勿應乃扣柱歌曰月露飄飄風星漢斜獨行窈窕浮雲車仙郎獨邀青童君結情羅帳連心花歌甚長旭唯記兩韻謂青童君曰可延入否答曰此女多言慮洩吾事於上界耳旭曰設琴瑟者

由人謂之何患乎乃起迎之見一神女在空中去地丈餘許侍女六七人建九明蟠龍之蓋戴金精舞鳳之冠長裙曳風璀璨心目旭載拜邀之乃下曰吾嫦娥女也聞君與青君集會故捕逃耳便入室青君笑曰卿何已知吾處也答曰佳期不相告誰過耶相與笑樂旭喜悅不知所裁既同歡洽將曉侍女進曰雞鳴矣巡人緊之女曰命車答曰備矣約以後期答曰慎勿言之世人吾不相棄也及出戶有五雲車二乘浮於空中遂各登車

訣别靈風颯然凌虚而上極目乃滅旭不自意如此喜悅交甚但灑掃焚名香絶人事以待之隔數夕復來來時皆先有清風肅然異香從之其所從仙女益多歡娛日給為旭致行厨珍膳皆不可識甘美殊常每一食經旬不饑但覺體氣冲爽旭因求長生久視之道密受隱訣其大抵如抱朴子内篇修行旭亦精誠感通又為旭致天樂有仙妓飛奏簷楹而不下謂旭曰君未列仙品不合正御故不下也其樂唯笙簫琴瑟畧同人間其餘

並不能識聲韻清鏘奏訖而雲霧霏然已不見矣又爲旭致珍寶奇麗之物乃曰此物不合令世人見吾以卿宿世當仙得肆所欲然仙道密妙與世殊途君若洩之吾不得來也旭言誓重疊後歲餘旭奴盜琉璃珠鬻於市適值胡人捧而禮之酧價百萬奴驚不伏胡人逼之而相擊官勘之奴悉陳狀旭都未知其夜女至愴然無容曰奴洩吾事當逝矣旭方知失奴而悲不自勝女曰甚知君心然事亦不合長與君往來運數然耳自此訣

別努力修持當速相見也其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遂留仙樞龍席隱訣五篇内多隱語亦指驗於旭旭洞曉之將旦而去旭悲哽執手女曰悲自何來旭曰在心所牽耳女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矣言訖竦身而上忽不見室中簾幃器具悉無矣旭恍然自失其後寤寐彷彿猶尚往來旭大歷初猶在淮泗或有人於益州見之短小美容範多在市肆商貨故時人莫能辨也仙樞五篇篇後有旭紀事詞甚詳悉出通幽記

虞鄉女子

唐貞元初虞鄉里人女年十餘歲臨井治魚魚跳墮井逐之亦墮其内有老父接抱入旁空百十步見堂宇甚妍潔明敞老姥居中坐左右極多父曰汝可拜呼阿姑留連數日珍食甘果都不欲歸姥曰翁毋憶汝不可留也老父捧至井上贈金錢二枚父母見驚往接之女乃瞑目拳手痰呼索二盤及至嬿腥令以灰洗乃瀉錢各於一盤遂復舊自此不食唯飲湯茶數日嬿居處臭穢

請就觀中修行歲餘有過客避暑於院門因而熟寐忽夢金甲朱戈者叱曰仙官在此安敢衝突驚覺流汗而走後不知所之（出逸史）

蕭氏乳母

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迹罕及俄有遇難者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其口數日益康强歲餘能言不復食餘物但食松柏耳口鼻拂

拂有毛出至五六歲覺身輕騰空可及丈餘有少異皃或三或五引與遊戲不知所從肘腋間亦漸出綠毛近尺餘身稍能飛與異皃羣遊海上至王母宫聽天樂食靈果然每月一到所養翁母家或以名花雜藥獻之後十年賊平本父母來山中將求其餘骨葬之見其所養者具言始末涕泣累夕伺之期得一見頃之遂至坐簷上不肯下父望之悲泣所養者謂曰此是汝真父母何不一下來看也掉頭不答飛空而去父母回及家憶之

不已乃買果栗揭糧復往以俟其來數日又至遣所養姥招之遂自空際而下父母走前抱之號泣良久喻以歸還曰某在此甚樂不願歸也父母以所持果飼之遂巡異兒等十數至息於簷樹呼曰同遊去天宮正作樂乃出將奮身復墮於地諸兒齊聲曰食俗物矣苦哉遂散父母挈之以歸嫁為人妻生子二人又屬饑儉乃為乳母出逸史

太平廣記卷六十五